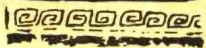


1307



建
阳
文
史
资
料



第一輯



84140101

建 阳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内 部 发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封面设计 翁绍基

建阳文史资料

第一辑

编辑 政协建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

印刷 福建省建阳县印刷厂

一九八二年十月

(内部资料)

前 言

建阳设置县治，远在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方史料丰富。原《建阳县志》于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纂修，先后虽经清道光壬辰年（1892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修，但至今尚有半个多世纪史料将渐次湮没；不少历史见证人因年老相继去世，许多宝贵史料随人而亡。因此，收集、整理我县地方史籍，迫在眉睫。

在中共建阳县委关怀下，县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编辑室”。经多方询问、征集，已收到不少有关稿件，内容很丰富。我们决定继续收集、整理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史料，并分期刊印发表。

建阳文史资料征集范围，包括戊戌变法（1898年）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止，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工商、文化教育、卫生、宗教以及山川风物、乡土掌故等。希望党内外老同志、政协委员、各界知识分子和广大爱国人士大力支持，秉笔直书，踊跃来稿，把自己丰富的阅历如实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为丰富我县地方史料作出贡献。

我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得到党内外各界同志的关心、支持，谨此深表谢意！本刊初次刊印，缺乏经验，人力、水平有限，敬请大家对本辑文史资料中脱漏和错误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政协建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建阳县概况·····	县地名办公室 (1)
解放回龙之役的几个片断·····	李一南 (7)
朱熹暨考亭书院·····	魏鸿源 (15)
朱熹在建阳·····	林忠干 (19)
宋慈和他的《洗冤集录》·····	王宏甲 (26)
誉满中外的建窑瓷器·····	王治平 (34)
建阳蔡氏九儒事略·····	何培基 (39)
天文学家游艺·····	徐贯行 (43)
建阳书坊史话·····	王治平 (45)
解放前建阳师范概况·····	陈希瑶 (50)
解放前建阳“民意”机关述略·····	刘春来 (61)
建阳大事记 (1912——1949)·····	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 (63)

照片:

封二: 朱熹与夫人墓, 朱熹墓道碑。

插页一: 正面, 朱熹像及残碑。

背面, 考亭书院石牌坊

插页二: 正面, 宋慈像, 宋慈墓碑。

背面, 书坊宝塔、清书坊红梨木雕板。

封三, 《洗冤集录》部分版本, 宋代黑釉“建盏”。

建阳县概况

建阳县地名办公室

建阳县位于福建省北部,建溪上游,建阳地区中心。在北纬 $27^{\circ}06'$ —— $27^{\circ}43'$,东经 $117^{\circ}31'$ —— $118^{\circ}38'$ 之间,东邻政和、松溪,南接建瓯、顺昌,西连邵武、光泽,北界崇安、浦城。总西积3387.1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建阳地区行政公署的驻地均在建阳县城。

全县辖十二个公社、一个镇,一百七十二个大队、六个居委会。据1981年统计,59646户,285142人,其中人民公社42428户,222567人。居民以汉族为主,边远山区有畲族2800多人。语言主要是闽北方言中的建阳话和水吉话。

建阳建城早于置县。《县志》:闽越王无诸于大潭山之阳筑城以拒汉。故别名潭城,又称潭阳。大潭山,即今县城西北之登高山。无诸,姓驺氏,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十三世孙,以助汉灭秦击楚有功,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由刘邦复立为闽越王。建城之始,距今约有两千一百多年。东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孙策遣贺齐讨平上饶,贺在建安(今建瓯县)立都尉府,分建安之桐乡地置建平县。置县历史也有一千七百七十多年。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改建平县为建阳县,取义建平县城在山之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撤县并入建安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建阳,升为上县。武德八年又撤,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再置建阳县。宋太宗淳化五年

(994年)将建阳县西北乡之崇安场升为崇安县。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将建阳县的上梅、下梅等六里划归崇安县。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建阳县的东南部及建安、浦城二县的部分乡里,合置瓯宁县。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又将建阳县的籍溪、崇政等七里划归崇安县。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分建安之半仍置瓯宁县,将建阳、浦城二县划给瓯宁县的乡里,全数归还原县。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嘉禾产于唐石里(今黄坑公社),一本十五穗,诏改建阳县为嘉禾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复名建阳县,历经明、清各代,沿用至今。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又将建阳县的崇安上里(包括兴田、城村等地)划归崇安县。1949年5月13日建阳解放。1956年水吉县撤销,将今之水吉、漳墩、回龙、小湖四个公社辖地划入建阳县。

建阳在南宋时代“群贤萃集”,是朱熹、蔡元定、刘燾、黄勉斋、熊勿轩、游九言、叶味道“七贤过化之乡”,书院林立,讲帷相望。

“书籍出自麻沙、崇化两坊,号称图书之府,通行天下,嘉惠四方”,特别是崇化里书坊的“书市”,“比屋皆鬻书”,“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明朝首科状元丁显是建阳人,明太祖朱元璋曾特旨丁显掌管中央文书工作。后人赞曰:建阳乃“文公(朱熹)讲道之乡,非他邑所可及也”。

1928年,共产党人开始在建阳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党在建阳建立基层组织。1935年,工农红军进入县之西南部和东北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创建红色根据地和革命基点村。1942年,中共福建省委由邵武迁至书坊贵溪太阳山上的太阳山村坚持斗争。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中,建阳老区人民配合红军、游击队,英勇战斗,前仆后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阳地处武夷山南麓，境内多山。高峰多在西北部，全县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31座，其中98座位于黄坑公社。最高峰是与光泽县交界的背岗，海拔1858.9米。中高山分布于东北、东南、西南部。中部和南部地势稍平。岩石多属花岗岩、片岩，其次有三迭侏罗纪煤系地层等。山地土壤以红壤分布最广，随地势高度有灰化红壤和山地黄壤更替出现。稻田以黄泥田、烂泥田和乌土田为主，农地多砂壤土。崇阳溪、南浦溪自北而南贯穿县境，麻阳溪自西向东，与崇阳溪汇合于县城之南；山涧支流密布，西部多于东部。河流两旁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分布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其中以建阳中部盆地最大，水吉、小湖盆地次之。全县山地面积4145132亩，占总面积81.59%；耕地面积468188亩（水田440609亩，农地27579亩），占总面积9.21%；河流、道路、村庄等395057亩，占总面积7.78%；茶园（茶山）72270亩，占总面积1.42%。平均每个入社人口占有两亩耕地、二十亩山地。

本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因地形复杂而差异明显，气温、降水的等值线与地势高度成梯形变化，高海拔区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全县年平均气温 18.1°C ，最冷月（一月） 6.9°C ，最热月（七月） 28.7°C ，极端最低气温 -8.7°C ，极端最高气温 41.3°C 。平均年有效积温 2553°C 。全年无霜期280天，雾日107天，雨日176天。平均年降水量1742毫米，四、五、六月雨量占全年的50%。主要灾害性天气是春寒、五月寒、秋寒。

本县自然资源丰富。有林地面积2885005亩，占山地面积69.6%，占总面积56.8%。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毛竹以及樟、楠、栎、栲、本荷等，总蓄积量：木材613万立方米，毛竹4050万根。山涧溪流纵横密布，可供开发水利、电力。松脂、香料和野生淀粉、纤维、药

材、油料，可供有计划地采集，为化工、轻工提供原料。初步查明的地下矿藏有石墨、钨、萤石、砂金、石灰岩等，其中富矿石墨大有开采价值。与崇安、光泽交界的我县大竹岚、诸母岗一带，山高林密，形成世界上少有的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现已辟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大竹岚管区。在该管区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植物群落以及许多珍奇树种、名贵药材。还有品类繁多的飞禽走兽，尤其是昆虫、鸟、蛙、蛇新种很多，被誉为“昆虫世界”、“蛇类王国”，是闻名中外的生物标本采集胜地。

我县经济建设发展很快。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0848.83万元（工业占60%，农业占40%），按总人口平均每人产值731元。但因工业产值内包括省、地办工业产值1080.95万元，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县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

农业以粮为主，多种经营。1981年全县1520个生产队集体总收入5728.69万元，分配部分4062.63万元，社员纯收入每人平均170元，比1958年的80元增长112.5%。粮食生产增产显著。1981年粮食作物耕地面积439286亩，产粮37837万斤，亩产861斤。总产比解放初期的9920万斤增长281%。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达15499.83万斤，是全省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平均每个入社人口产粮1700斤，卖粮696斤。

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花生、芝麻、甘蔗、西瓜、籽瓜等。著名土特产有茶叶、莲子、笋干、香菇等。建阳白莲加工精细，色白、味美，历史上曾列为御贡。茶叶发展较快，1981年产干毛茶30236担，加工制成各类红、绿、白茶，畅销国内外。果产有桔、梨、杨梅、板栗等，年产约362.94万斤。

畜牧业稳步增长。1981年底存栏生猪103055头，耕牛9181头，家

禽33万只。淡水鱼、长毛兔、蜜蜂等养殖，也在发展中。

水电、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迅速。现有中小型水利设施1200多处，其中百万方以上水库5座，10万方以上水库27座。有效灌溉面积34万多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面积12万多亩。中小型水电站235座，装机容量13279千瓦。拥有农用动力机械35000马力，各型拖拉机、机耕船2606台，机耕面积达22万亩，占耕地48%。

林业在全县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以来，平均每年造林四万多亩。现有的林地中，用材林2648629亩，占91.8%（其中特产毛竹林252134亩），经济林（油茶、油桐）73432亩，占2.6%，防护林5892亩，占0.2%，灌木林157052亩，占5.4%。全县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木材15万立方米，毛竹100万根，是全省木材、毛竹生产基地县之一。但还有荒山和疏林地1260127亩，尚待开发。

工业发展步于较大。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四家私营小碾米厂。现已建成农业机械、化工、香料、造纸、瓷器、制药、针纺、食品、林产化工、木竹制品、工艺美术、茶叶加工、印刷等中小工厂46个，职工25924人，生产各类产品百数十种，其中茶叶、松香、香料、瓷器等已进入国际市场。另有社办企业单位174个，从业人数7711人。

建阳是闽北公路交通枢纽。干线有福(州)分(水关)公路、江(山)(建)瓯公路、(建)阳(水)吉公路、(建)阳杉(岭)公路，还有为数众多的简易公路，林区公路。对外客班车可直达四邻八县和南平、古田、福州、江西上饶、浙江贺村，分别接上鹰厦、外福、浙赣铁路。县内通车里程达742公里，百米以上的公路桥梁12座，客货车443辆；84%的大队通汽车。

文教卫生事业蒸蒸日上。解放初期只有初中2所，小学83所，学生4320人。1979年末，有中专、技校6所（其中省、地办的5所）；

中学14所、小学665所，在校学生61400多人，教职员工3100多人。县社都有文化馆（站），还有影剧院6所，电影放映队8个，专业越剧团1个，可容纳五、六千人的灯光球场一座。县、社有医院（卫生院）14所，医护人员465人，病床431张；合作医疗172个，大队医生525人。1979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八点七一，被评为全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我县名胜古迹，据明代嘉靖《建阳县志》记载有潭城八景、麻沙八景、书坊十景、溪南八景等，还有许多唐宋寺庙、书院和名人冢墓。或因年代久远而埋没，或因水火兵灾而圯毁，或被盗掘，或遭破坏，多数存其名而失其实。至今幸存而又有考古、保护、游览、纪念价值的，尚有：名闻中外的“建盏”御窑遗址（在水吉池中），法医学宋慈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崇雒吕茂坊），南宋理学家朱熹墓（在黄坑九峰），考亭书院遗址（在城郊），西山石城基和南宋理宗皇帝御书摩崖石刻（在莒口东山），唐窑遗址（在将口，待进一步发掘），1941——1943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大阳山村和红旗村（在书坊），老区烈士陵园（在书坊巨村），以及生物资源丰富的、风光旖旎的科学考察胜地——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大竹岚管区（在黄坑塌头一带）。

注：1、县概况内的引文摘自明代嘉靖的《建宁府志》、《建阳县志》和1929年的《建阳县志》。

2、文中所取数字，除注明年份外，基本上是以县统计局1979年年报为准，某些数字参考选用农业、林业、水电、气象等部门提供的数据。

3、全县总面积，县统计部门有两个数字，一个是3383平方公里；一个是3387.1平方公里（按林业普查总面积5080647亩、1500亩折合1平方公里）。县概况取后一数字，以求与各社（镇）总面积的合计数相符。

解放回龙之役的几个片断

李一南

俯瞰回龙 剑影刀光

在我县东北方向约一百里处有一村镇，名叫回龙。这里背靠凤冠岭，四周峰峦叠嶂，从凤冠岭支脉中伸延出一条小峦岗，向西南逐渐没入溪底，数百栋民房矗立在这条小岗之巅，水深流急的闽江支流一浦延溪（浦城到南平）自东北向西南奔腾，山村形状既似蜿蜒入水的苍龙，又似靠岸停泊的巨轮。前人给这个村镇命名为“回龙”，有两重命意：一从民间传说，谓清乾隆皇帝三下江南时，在此村返驾北上；一从自然形状，意取回归水域之龙也。然西，回龙，其实并非天之骄子，这里的村民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只能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苦度日月。

回龙村的地理位置险要，交通也较发达。上、下均有水陆两路，分别直通浦城、建瓯、南平；左、右又有山路古道可往崇安、松溪、政和，是松政和原水吉县半个县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在军事上也是兵家必争的一个进可以攻，据可以守，退可以遁的重要隘口。

1949年五月中旬，从江苏、浙江沿线向南逃窜的国民党溃军三千余众，在得悉我刘、邓大军已有快速部队日夜兼程向建阳进军的消息后，深知继续向南窜逃，势必投入罗网。为了摆脱覆灭的命运，他们聚集在回龙这个村镇里，妄图据险两守，争取时间苟延残喘，万一无

法据守，也可东窜松政经闽东下海逃亡。

我刘、邓大军进军建阳快速部队领导机关洞察逃敌阴谋，在入闽以来一弹未发迅速解放崇安、建阳及原水吉县城，断敌向南逃路之后，立即分兵从山路北插回龙，抢占回龙西岸制高点——石堆仔，布下“口袋”，摆开阵势，并以大部分人员乔扮敌军，随同逃敌进驻回龙，计划内外夹攻，一举歼灭这股逃敌，解放回龙，斩断敌人东窜松政之路，锁紧“口袋”，使拥挤在闽、浙、赣三角地带的大批国民党残部无路可逃，造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为建立闽北前进基地，解放福建全境创造条件。

五月十三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枪声几乎在同一秒钟自西岸制高点和村镇的中心发出。顿时，枪声、炮声象除夕的爆竹声，响彻云霄，震动大地。这枪声威慑了敌人；这枪声摧毁了敌人的心理防线，粉碎了敌人的黄粱美梦。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激战，在我强大火力攻击和四面截击的压力下，逃敌全部为我所俘。我以仅伤亡一人而俘敌三千余众和大量战利品的辉煌战绩，完成了闽北截击任务。

战后不久，在新华社发布的战报中，对回龙之役曾冠以“入闽第一战”之称。风消云散，物换星移，三十三年过去了。然而，岁月的流逝，未能将这一战役留在人们心扉里的记忆冲淡。因为，这一战役不仅关联着闽北的解放，同时更特别关联着这个村镇居民的命运，紧扣着人们的心弦。其中，有深沉的爱，有强烈的恨。这一切爱和恨，在叩触人的心弦时所发出的都是最强烈的回音。多年来，茶余饭后，劳动空隙，人们时时在谈论当年的情景，从人们谈论的神态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心弦回音的强烈程度，当年刀光剑影的场景仿佛就在眼

前……

奸淫掳掠 祸从天降

1949年5月，正是阴雨季节。武夷上空乌云密布，浦延溪上浊浪翻滚。浦潭沿线（浦城到建阳公路线）人仰车翻，数十万国民党溃军只恨爹娘少给他们生了两条腿，个个夺路南逃。只是这些“英雄”们，在逃命途中，还念念不忘作践人民，所过之处，城空村荒，哀鸿遍野。

座落在浦潭线边，浦延溪畔的回龙在呻吟。

五月十日，大批国民党溃军开始涌入回龙，见人就抓，见猪就杀，见物就抢，特别见不得年轻妇女。这些兵而匪者酒醉饭饱睡足之后，押着挑夫，挑着沿路抢来的沉沉重担，继续往南而逃。换来一批，又是见人就抓，见物就抢。如此反复仅三日，折腾得这偌大一个村镇，竟找不出一个干净的角落，四百余户人家，无一幸免。

开始，人们瞠目结舌，不知何以堂堂“国军”，竟然残暴如匪？惊定之余，终于悟出“中央军”，即“遭殃军”的道理。村民们不得不扶老携幼弃家逃往深山密林藏身。

这些“国军”的所谓将士们，在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之余，唯一的业余嗜好是爱财好色。他们那凶残、贪婪、淫荡的目光，除了瞄着枪口，更时时刻刻瞄着人民群众的口袋、箱篋、衣橱、猪圈、鸡窝，瞄在年轻妇女身上一切隐密之处，甚至尸体身上也要瞄上几瞄，必欲有所猎获而后已。这些“将士们”“光临”回龙，带给回龙人民的是一场空前浩劫，人民怕他、恨他；甚至死人也要畏他三分，或许更恨他十分。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起“将士”抄尸体之身，

挨了死人一巴掌，并被死人裹着滚入洪流葬身鱼腹的旷古奇闻。

话要从头两天的一桩车祸说起。在距回龙以北约十余公里处，有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因夺路逃窜撞上一辆货车，结果二辆汽车前后翻落河中，两名驾驶员同时溺死。二日后，两具尸体均被洪水冲到回龙，搁浅在岸边。一名溃军的游动哨路经此处，心里一动，立即跨上尸身进行抄搜，从军车驾驶兵身上抄出一些黄金、大洋等财物，意外之财送上门来的喜悦，刺激得他的大脑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紧接着又踩入水中，搜括另一具张开右手上身仰卧的货车驾驶员的尸身。在胸前几个口袋均无所获之后仍不死心，意欲抄搜尸体背后口袋，双手用力翻转尸身，不料那平伸已经僵硬的右手随着尸身的快速翻转，猛烈地向这个抄身者的左脸打去，“拍”的一声，惊心动魄，这个抄身者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脚底一滑，随同尸身一起滚进激流中，糊里糊涂地见阎王老子去了。从高处望去，恰似尸体带着最大的仇恨，转身狠揍这家伙一巴掌，又立即抱着他一道滚进河中同归于尽。

一椿死人打活人，死人抱着活人共同投河的旷古奇闻，从此广泛流传，并为深受灾祸的村民带来一丝快意。

人心向背 兴亡有数

在一批又一批“道殃军”不断涌入回龙，村民不堪其扰，四出逃亡的同时，有些人或则由于鳏寡孤独，或则因为留恋故土滞留在乡，熬到五月十二日，一个怪异现象出现在人们眼前。只见这天进村来的兵，有的仍然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有的却不动群众的一针一线，待人亲切和善。村镇中部北侧有片地段名叫蔡厝坪，住有几十户人家。十二日一早，从东、两两端同时进来一批“中央军”，他们在两端进口

处各设立岗哨以后，立即分散住进各家各户。已象惊弓之鸟的村民们，看到又来了遭殃军，心里不禁又在打颤，不知又要被折腾到何等程度。可是，奇怪，这批“中央军”却不同一般。他们住进来之后，一不打开背包，行装也十分简单，二不凶神恶煞，三不动手就抢，而是进屋先叫老乡，见人笑容满面。个别胆量较大的人见此情状，倒也敢于与他们接近。这一接近不打紧，就象铁屑遇上磁石一般，发生奇妙变化，不仅被紧紧粘住，而且本身也产生一股磁力。这磁力，象甘霖泊泊注入，滋润着村民的心田；这磁力象滚滚洪流，涤荡净人们心头的惊惧、愁苦之情；这磁力，象肥沃的土壤，培育着人们保家卫乡的勇气与坚毅之志。

人们爱的更加深切，恨的更加深沉了。

人们行动起来了。傍晚，利用夜幕的掩护把大渡船和一切小木船全都撑到对岸，并沉下河底；通往漳墩乡（东往松政必经之路）的八仙岭大木桥被拆断了。既堵其退路，又断其去路。正是，门已关紧，鳖已入瓮，被歼之局已定。回龙解放翻身之期就在眼前的信息，在心与心之间欢快地交流着。

关门打狗 瓮中抓鳖

十三日拂晓，在回龙乡的中心地段——石狮坊。突然爆响起一阵紧过一阵的“机枪声”，对岸石堆仔岗顶也同时发射出轰轰火炮声。这些枪炮声恰似铺天盖地而来，顿时，从村头的新亭坊，村尾的兴济坊，沿河的海滨坊，四处都爆发了密集的枪声，“缴枪不杀！”的威严喊声夹杂在枪炮声中，此起彼落，格外摧敌心肺。三千余名溃军在沉睡中惊醒过来，以为我军已武装强渡进村，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魂

飞溃散。有些死顽固的伪军官虽也胆战心惊，但还妄想集合他的士兵进行抵抗。可惜，在这种情境下，在士兵们的心目中，军官的身份已一落千丈，不值一文。这所谓命令的价值，理所当然也等于零，谁也不想去服从那个不值一文毫无价值的命令了。其实，伪军官们比士兵还更怕死，一些乖觉的早就暗中打扮成士兵或老百姓，提上自己贵重的财物抢先溜走了。只是，迟了。有的还只刚跑上街面，就被我军架设在交叉路口的机枪挡回；有的刚从睡梦中惊醒，还在迷糊中，就被我军的枪口指住，动弹不得；有的眼看前门出不去，便往后门窜，不料才到后院，又被我军堵住，最后只好乖乖地就在室内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投降了。

在敌人的眼中，以为我军真是神出鬼没，如同天兵天将自天而降。其实，这些自天而降的天兵天将，前一天就与他们同驻一村，同住一院了。原来，南甯之敌早已溃不成军，更因逃命心切，连通常的行军部署都已打乱。庞杂的人员，众多的番号混杂在一起，互不相识，谁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只要是身着军装，背有武器的，就可以汇混在一堆，一道往南逃。我军利用逃敌这一混乱情况，于十二日在回龙以北十余廿华里处，以班、排为单位，分批混入逃敌群中，一道进入回龙，除在蔡厝坪驻下一个加强排之外，其余人枪均分散与敌人共住于各宅院之内。在几家地主的大宅院里，上厅住的是逃敌，前后院住的都是我军。十三日拂晓“枪声”一响，驻蔡厝坪我军加强排立即抢占村内各个交叉路口，截击妄图出村之敌。分散于各宅院的我军，则同时提枪扑向敌人，迫使敌人在宅院内放下武器投降。一出“关门打狗，瓮中抓鳖”的武打喜剧，在回龙这个特殊历史舞台上演得有声有色，令人神往！